

“你听”类小句作话语标记的功能及成因

张平，吴齐阳

(湖南大学，湖南、长沙，410000)

摘要：“人称代词+V 感”结构是话语标记中特殊的一类。其中“听”由于自身语义的限制，只能与“你”构成“你听”类话语标记。我们以“你听”“你听听”“你听着”“你听我说”为例，发现“你听”类小句作话语标记具有语篇组织和人际互动两种语用功能。认知机制、语言类推机制、词汇化和语法化是造成“你听”类小句语法化为话语标记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你听”；话语标记；功能；成因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感官动词作为动词中特殊的一类，和第二人称代词“你”逐渐形成“你+V 感”结构，在口语会话和文本结构中用作话语标记。但由于感官动词内部句法、语义、语用功能的差异，只有“看”“听”等词可以与“你”形成话语标记。目前学界对“你看”类词或短语作话语标记的研究已经较为充分，对“你听”类词或短语作话语标记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空间。本文拟通过对“你听”“你听听”“你听着”“你听我说”作话语标记的功能和成因进行分析，以便补充相关研究领域的不足，使人们可以更有效地使用“你听”类话语标记。

一、话语标记的界定

话语标记指的是一种话语层次上的标记，在语篇中起着停顿、过渡等作用，在口语交际中起到组织会话等作用。最早注意到这一现象的是 Randolph Quirk (1953)，他认为“you know”，“well”等语言表达方式在日常会话中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这一课题没能继续下去。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这一课题才逐渐得到学界的重视，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焦点。而 Schiffrin (1987) 的专著《话语标记语》(Discourse Markers) 的问世，“话语标记”这一概念才真正意义上被提出。

国外对“话语标记”的研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就日渐兴起，而国内的相关研究直到本世纪初才见端倪。其中对汉语话语标记的界定问题存在很多争议，刘丽艳、李宗江、严川的研究较具代表性。

刘丽艳 (2005) 在她的博士毕业论文中，对汉语口语交际中的话语标记，提出了 4 条界定标准：①对口语交际信道的依赖性；②意义的程序性；③句法的可分离性；④功能的元语用性。刘丽艳是较早提出汉语话语标记界定标准的相关学者，但是她的界定标准主要针对会话中的话语标记，忽略了语篇中的话语标记。李宗江 (2008) 综合了多数学者有关话语标记

的研究成果，得出了以下几点共识：①话语标记是一种语言表达式，可以是词、短语或小句；②话语标记自身可能没有概念意义，它们的使用也不影响语句命题的真值条件；③话语标记不是结构成分，句法上具有非强制性，它们在语篇中的作用主要不是语义的或结构的，而是语用的，表现当前话语与前一话语之间的某种联系，它们的核心意义是程序性意义，即为话语理解提供方向，以引导听话者对前后关系的识别和说话人意图的准确理解；④话语标记在分布上具有独立性，主要用于句首，前后一般有停顿隔开。^①严川（2012）认为，话语标记有以下七个特征：①句法上具有非强制性和可删除性；②句法分布上具有独立性和灵活性，插入是其句法结构性特征，在话语中经常出现在句首和句中，也可居于句末；③语义上具有非命题性，表达的是程序意义，而不是概念意义；④语音上具有可识别性；⑤功能上具有连接性和主观性；⑥形式上短小精悍，语用意义简明扼要；⑦语体上偏向于口语会话或独白语篇。严川对话语标记的定义言简意赅，但失于划分标准过细。因此，综合上述学者的观点，本文主要采取李宗江对话语标记的划分标准，同时以严川对话语标记的划分标准为参考。

“你听”“你听听”“你听着”“你听我说”作为汉语常用语言表达式，都属于小句。^②而在作话语标记时，“你听”“你听听”“你听着”“你听我说”在句法上具有非强制性，删除不会影响整个句义的表达，只具有程序意义而没有概念意义。

话语理解需要两个基本工具：表征和计算。Blakemore (1987)、Wilson 和 Sperber (1993) 对两种基本的解码意义进行了区分，一种是和表征关联的概念意义，一种是和计算关联的程序意义。概念意义是指构成概念表征的一种语义，而程序意义是用于指导概念表征运算操作的一种语义。话语标记因具有程序意义，所以能与具有概念意义的实词区别开来。例如：

(1) “……月亮底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
(《故乡》，鲁迅)

(2) 四铭沉下脸来了，“我们讲正经事，你怎么只胡闹，闹得人头昏。你听，我们就用这两个题目，即刻送到报馆去，要他明天一准登出来……”(《肥皂》，鲁迅)

(3) 多少年里，我一直在企图听懂这树声，你听听，这树在说的什么话呢？(《制造声音》，贾平凹)

(4) 祖逖不想睡了，他用脚踢踢刘琨。刘琨醒来揉揉眼睛，问是怎么回事。祖逖说：“你听听，这可不是坏声音呀。它在催我们起床了。”(《中华上下五千年》)

(5) 说完他走开了，不过他又回过头来说：“但请你听着，可不要连续两个月得最后一名！”(《读者》合刊)

^①李宗江.表达负面评价的语用标记“问题是”[J].中国语文, 2008 (5), P426.

^②本文对小句的划分标准参考储泽祥，王文格的《现代汉语小句的判断标准》一文，即“具有一定的形式和实在的语义；具有语调；具有独立成分和语气词；具有一定的体现说话者的观点和态度以及对客观世界事件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进行判断、推测的情态成分；时体标记。”

(6) “玉姐，你听着，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你要是真的疼我的话，你就不要来管我，你要管我我就想避开你，避得远远的。（《玉卿嫂》，白先勇）

(7) “三三，你听我说嘛……”蔻蔻崩溃了。（《穗子物语》，严歌苓）

(8) 心里就怦然乱跳，顾不得避嫌，她直追出去，紧张的喊：“韦先生！你听我说！韦先生，你不可以这样乱来！韦先生，她只是个小孩子……”（《月朦胧鸟朦胧》，琼瑶）

例（1）中的“你听”，听的内容是猹咬瓜的“啦啦”声，“听”在这里是个实意动词，表达的是一个完整的概念。虽然“你听”在例句中看似是单独的形式，但是如果去掉“你听”，此句就会变为单纯的描述性语句，影响了整句所要表达的意义，所以“你听”不属于话语标记。例（2）中的“你听”，“听”后没有听的实际内容，听话人扮演一个被动执行的角色。“你听”在这里起突出强调和引出下文的作用。“你听”去掉后不影响整句所要表达的意义，因此该句的“你听”应为话语标记。与之类似，例（3）中的“你听听”，“听听”是实意动词“听”的重叠式，是当事人要“听”“树说的话（即树声）”。例（4）中的“你听听”起到提醒听话人注意的作用，去掉后不影响整句所要表达的意义，属于话语标记。

例（5）中的“请你听着”属于兼语短语，虽然有逗号与后面的句子隔开，但是由于后句内容是需要听话人“听着”的信息，加之关联词“但”和后句关联词“可”相呼应，所以“你听着”表实义。而例（6）中的“你听着”，除了前后用逗号停顿隔开，与前后句的意义并没有实际的联系，只起到引出下文的作用，属于话语标记。例（7）中的“你听我说”后加语气词“嘛”及省略号，表明说话人要说的内容还未说，含有委屈的语气。说话人的本意是希望听话人能听到她说话的内容，“你听我说”在这里表实义。而例（8）结合“你听我说”前后句的内容可以发现，说话人已经语无伦次了，“你听我说”表达的是说话人强烈的主观情感，并没有实际意义，所以应看作是话语标记。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确定，“你听”“你听听”“你听着”“你听我说”在现代汉语中已经虚化为话语标记。

二、“你听”类小句作话语标记的功能

Schiffrin (1987) 认为，话语特征和表述特征相结合可以产生标记的索引功能，而在话语中使用标记，则使标记拥有语篇协调和话语衔接的功能。Halliday (1994) 与 Hyland (1998) 认为，话语标记应有语篇功能和人际功能两种功能。Britton (1996) 总结出了话语标记语的五大功能：(1)引起话语；(2)标记话语间的界限；(3)标记前景或背景信息；(4)预示回答或反映；(5)形成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的积极互动。综合各家所言，本文从语篇组织和人际互动两个方面来分析“你听”类小句作话语标记的功能。

从语篇组织来看，首先，“你听”类小句作话语标记时，在句子中能够比较自然地开启新的话题，使得篇章通顺连贯。例如：

(9) “你听听！”老周又转向我，这回却嘿嘿的笑了，“你看他下流到哪一径？人家是华

侨，他就颠着屁股上去，白赔了……”（《孽子》，白先勇）

(10) 一句话激得 26 岁的年轻人火起，王迪开咬牙切齿：“你听着，房上的瓦有俯有仰的时候，我向桥村有穷也有富的时候。向桥村不富起来，我王迪开头朝地倒着走！”（《人民日报》）

(11) “你听我说，”尚奎做了一个制止我大声说话的手势，“这是一个特殊任务，主席强调要保密。汽车上山之后，不要到这边别墅区来，要直接开到我们安排好的住处去。”（《毛泽东密召贺子珍》，水静）

例(9)和例(11)的情况类似，都是说话人的动作插在话语标记和说话内容的中间，加上“又转向我”“制止我大声说话”等线索暗示，明确打开了新的话题。例(10)中的“一句话”暗示之前有一个话题，而“王迪开咬牙切齿”说话的内容，明显与上一话题不同，即开启了新的话题。

其次，“你听”类小句作话语标记具有承接或过渡的作用，保持话题的连续性或使语篇中的一个话题转换到另一个话题。

(12) 你不哄地，地就不会哄你。再说，照今年的价格，种棉，有赚头。你听，俺给你算一笔帐：前些时棉花提价，一级皮棉国家定价是 1 斤 7 块……（《人民日报》）

(13) “应春，你听听。”胡雪岩说：“这就是为啥我要请教七姐的道理。”（《红顶商人胡雪岩》，高阳）

(14) 别忘了，你刚刚还向我请教呢！你听我说，现在，我是你的小桃花，请你开车送小桃花回家吧。（《奋斗》，石康）

(15) “我不是。”

“那你就拿住菜刀。”

“我不需要。”

妻子朝他的脸看了很久，接着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她将菜刀送回山峰手中。“你听着。”她对他说：“我宁愿你死去，也不愿看你这样活着。”

他摇摇头，表示无可奈何。（《现实的一种》，余华）

例(12)、例(13)中的“你听”和“你听听”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上一话题的延续。例(14)、例(15)中的“你听我说”和“你听着”具有过渡作用。例(14)中时间的转换是由“刚刚”到“现在”，人称的转换是由“我”到“小桃花”。例(15)中的会话性质发生了变化，由妻子和他的对话到妻子的独白。

再者，“你听”类小句作话语标记具有转折对比的作用。例如：

(16) 它仅仅是一些辨不清音高的、控制精微的节奏吗？你听听，那里面却有气氛、色彩、超现实的感觉在闪闪烁烁，这种审美你以前曾经历过吗？（《李皖乐评集》）

(17) “赵拐子，我需要你。我一个独身女子做生意太没人身保障了。有你的机智果敢，有你练习过几下的拳头，我就不怕世界了，你听我说，我回武汉好几天了，你的情况我摸得一清二楚，你没有戒烟我也知道，也许你揣着一包‘阿诗玛’，你拿不出手。”（《太阳出世》，池莉）

(18) “古时候，天下人给皇帝进贡，有一个人装了一袋谷子。别人拿的都是金银珠宝。你听着。他一个人拿了一袋谷子。皇帝恼了。他说我进的才是宝，人不玩珠宝能活，三天不吃饭可就要饿死，你还说我进的不是宝。”（《蛾变》，杨争光）

上文例（2）中的“你听”前面的句子，是四铭对听话人的指责，而“你听”后面的句子，是四铭对听话人交代事情。这里的“你听”前后句内容不同，表达的语气也不同，话题发生了转折。例（16）和例（18）比较相似，就是话语标记“你听听”“你听着”前后的内容形成对比，而例（17）中的“你听我说”后面的句子转换了话题，与“你听我说”前面的句子的话题不同。

从人际互动来看，“你听”类小句作话语标记时，主要起移情^③和提醒注意的作用。例如：

(19) “你听我说，”燕生说，“没你想的那么卑鄙。我们是把第一个机会让给你的，你办不成，我们才接手办，不信你问老邱，我们是不是这么说好的？做生意嘛，你办不成，就让别人办，总不能你办不成就不办了。”（《橡皮人》，王朔）

(20) “……他是躁动在母腹中的一个婴儿，他是干涸已久的土地上响起的第一起春雷……你听，你听……”（《千万别把我当人》，王朔）

(21) 博姆：基本上我承认人类是被自己无理性的那一面所控制的，不过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智来讨论问题。

克：你听我说，我们会开始讨论这些问题，是因为我们愿意聆听彼此的意见，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结论先搁置一边。（《超越时空：20世纪最卓越的两位心智大师的对话》）

(22) 语境：大家夸老胡英语说得好。

傅老：啊老胡啊听听，很受群众欢迎嘛。（《我爱我家》剧本）

例（19）中的“你听我说”，是燕生用来表达对当前的听话人（之前的说话人）所说内容否定的态度和情感，属于移情的一种。而例（20）—（22）中的“你听”“你听我说”“听听”作为话语标记，无一例外都是为了引起听话人的注意，提示和凸显信息焦点。

三、“你听”类小句作话语标记的成因

“听”在上古时期的本义是“用耳朵接受声音”，只表示动作义，不表示感知义。发展到了现在，“听”逐渐有了感知义的用法，但是远不及“听见”“听到”的用法普遍。从古到

^③参考沈家煊《移位还是移情——析“他是去年生的孩子”》中的定义，“移情”即“说话人将自己认同于他用句子所描写的事件或状态中的一个参与者”。

今，“听”都主要表听话人被动地接受声音的动作，而且经过了“听到信息 → 消化信息 → 接受信息”这一过程，由听觉域向心域发生了隐喻投射。但与其他感官动词“看”“瞧”等相比，虚化程度还不够深；与心理认知动词“想”“认为”等相比，当事人主观意识还不够强。

第二人称代词“你”的本义是“称对方（一个人）”，后来语义逐渐泛化，指称范围扩大，泛指任何人。当说话人在表达自己的观点，希求听话人有所反应时，“你”就由人称代词虚化为一个话语标记的构件，仅起到元语用功能。例如：

（23）看官，你想当时这蔡京太师，何等威势，何等法令！有此一班儿姬妾，不知老头子在那里昏寐中，眼睛背后任凭他们这等胡弄，约下了一个惊去了，又换了一个，恣行淫乐，如同无人。（《二刻拍案惊奇》）

显而易见，例（23）中所指的“看官”不是单独一个人，而是指看这部通俗话本的读者们，“你”指称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你想”可用“想”来替换，在这里没有实际的意义，“你”语法化为话语标记的构件。

由于受“听”动词语义的限制，说话人为了引起听话人的注意或表达对听话人“自我”的关注，形成积极友好的人际互动，会选用“你”与“听”构成“你听”类话语标记。这应该是“你”和“听”类词或短语可固化为一种结构作话语标记最原始的动因。

目前学界多赞成 Traugott & Dasher (2002) 的观点，认为“你+V”类话语标记由语法化形成，经历了“短语 → 认知情态副词性固定语 → 话语标记”的语法化轨迹。但也有学者如董秀芳（2007）、李宗江（2010）对此提出质疑。董秀芳在《词汇化与话语标记的形成》一文中，重点考察了“谁知道”和“别说”如何由动词短语演变为话语标记。其中“谁知道”历时的语法化轨迹与 Traugott & Dasher (2002) 的主张不谋而合，而“别说”直接由动词短语语法化为话语标记。她还补充到，“需要说明的是，仅仅根据共时的材料，我们也可以看到，话语标记用法是从短语直接词汇化而来”。李宗江延续了部分董秀芳的观点，认为由短语或小句变为话语标记既不是典型的语法化过程，也不是典型的词汇化过程。并从历时材料入手，证明“我说”类话语标记确实是由动词短语直接演变为话语标记，没有经过“认知情态副词”这一环节。我们通过对“你听”类小句进行历时和共时的考察，认为“你听”类小句作话语标记的语法化轨迹有所分化，其中“你听”虚化为话语标记沿着传统的语法化轨迹，而“你听听”“你听着”“你听我说”则是由动词短语语法化为话语标记。

从历时的角度进行分析，有关“你听”的例子最早应见于元曲，此时“听”的动作义还比较强，位于句首，并不作话语标记：

（24）可早三更了，你听那墙上土扑簌簌的，房上瓦厮琅琅的，兀的不唬杀我也！（《包待制智勘后庭花》）

而“你听”类似话语标记的用法，最早应见于明初白话小说《水浒传》：

(25) 店主人道：‘昨夜晚是有这般一个人挑著个红羊皮匣子过去了；一似腿上吃跌了的，一步一颠走。’汤隆道：‘哥哥，你听——如何？’徐宁听了，做声不得。

例(25)中的“你听”可作两种分析，一种“听”是弱化的动词，去掉虽然不影响整句的意义，但表达不够连贯；一种是“听”虚化为认知副词，相当于“认为”。

而“你听”真正可用作话语标记，出现在明末的《初刻拍案惊奇》。其中，“你听”用逗号和前后的句法成分隔开，句法独立，只表程序意义，不表概念意义：

(26) 说话的，你差了，无非叫他去帮吃杯酒儿，是个在行的人，难道有甚么言语冲撞了他，闯出祸来不成？看官，你听，若是冲撞了他，惹出祸来，这是本等的事，何足为奇！

而且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你听”作话语标记，在现代汉语中也可以用“短语 → 认知情态副词性固定语 → 话语标记”这条语法化的轨迹来解释：

(27) “你听，门铃响了，灵珍他们回来了，快擦干眼泪，别让立嵩他们笑你……”(《月朦胧鸟朦胧》，琼瑶)

(28) 圆圆：妈，你听这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啊，能信不？(《我爱我家》剧本)

(29) “是。不找她找谁呀？只有她知道双贵现在在哪里。你听，他结识一个姑娘，我不恼，也不多心，很正常……”(《祝你运气好》，叶楠)

因为“说”的本义是“用话来表达意思”，属于由内而外的一个过程；而“听”的本义是“用耳朵接受声音”，属于由外到内的一个过程，从生理上看二者是互补的，所以“听”和“说”更容易形成某种结构。据我们考察，“你听”类小句作话语标记最开始几乎都用于说话人和听话人的对答中，因此最初的形式是“(你)听我说(著)”：

(30) 善庆又问曰：“既言我佛慈悲为体，如何不度粗提众生？”道安答曰：“汝缘不会，听我说著，粗提众生，缘自造恶业……”(《敦煌变文集》)

“你听我说”在明清的白话小说中出现较为频繁，作话语标记的用法已与现代汉语无异：

(31) 花荣道：“小弟寻思宋兄长仁义难舍，思念难忘……”

吴用道：“贤弟，你听我说，我只单身，又无家眷，死却何妨？你今现有幼子娇妻，使其何依？”(《水浒传》，施耐庵)

(32) 太宗道：“是那十八层？”判官道：“你听我说：吊筋狱、幽枉狱、火坑狱，寂寂寥寥，烦烦恼恼，尽皆是生前作下千般业，死后通来受罪名……”(《西游记》，吴承恩)

(33) 狄宾梁说：“看你糊突呀！咱是小陈哥的娘老子，咱儿是他的冤仇，咱也就是他的冤仇了。这是天意叫受他的。你听我说，休合他一般见识。”(《醒世姻缘传》)

“听”后跟动态助词“着”，在宋朝已经有相关的用例了，不过“着”常写作“著”，如《朱子语类》：“仁义忠信之言，须是将耳常常听著。”而“听着”这一写法到元朝才得以通用，此时“你听着”已经出现了话语标记的用法，如：

(34) (正末云)你也说的是。土木之物，未得人身，难成仙道。兀那老柳，你听着，你往下方岳阳楼下卖茶的郭家为男身，名为郭马儿；着那梅花精往贺家托生为女身，着你二人成其夫妇。三十年后，我再来度脱你。（《全元曲》）

据张楠、白云（2009）考证，“听”的重叠用法出现的较晚，宋元时期未见，直到明朝以后才有用例，不过这时的“你听听”后还跟着宾语，“听听”的动词义还很实在。例如：

(35) 沙僧转头四望道：“是这里！是这里！师父，你听听水响。”（《西游记》，吴承恩）

而“你听听”作话语标记，在清朝才有用例。比如：

(36) 邓九公道：“姑娘，你听听，万事由不得人哪！你不信，只看头上那位穿蓝袍子的，他是管作甚么儿的呢……”（《儿女英雄传》，文康）

我们查了北大中文语料库有关“你听听”在古汉语中的46条例句，“你听听”无一可表示“认为义”。话语标记“你听听”直接从“你+听觉义动词”转变而来。同理，也可参见“你听着”和“你听我说”。

“你听”类小句作话语标记，“你听听”属于“你听”的一种变体，“你听着”和“你听我说”属于话语中常用成分的组块化与一体化。而“你听听”与“你听着”“你听我说”的语法化轨迹之所以相同，在于“听”属于“感知的内向动词”^④，但“听听”却不是。本文之所以会将“你听”与其它“你听”类小句区别开来，就是因为“你”和“听”搭配时，“听”感知义的特征表现得最为明显，特别是用于疑问句征询听话人意见的时候，“听”易被理解为“认为、觉得”，被判定为认知情态副词。而李宗江证明“我说”类话语标记确实是由动词短语直接演变为话语标记，在于“说”和“听”作话语标记时体现在说话人的不同阶段。

“听”与作为认知主体的说话人有关，涉及说话人的语言前阶段——主观识解阶段。“说”与作为言语主体的说话人有关，涉及说话人的语言阶段。因此，“听”可以比“说”更多地用来表达主体的主观认识，经历认知心理副词的阶段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你听着”和“你听我说”能虚化为话语标记，经历了先词汇化后语法化的过程。据我们对相关语料进行历时考察，发现“听着”与“听我说”都比“你听着”“你听我说”出现的时间早，“你”与“听着”“听我说”粘着在一起使用是元朝及以后的事情了。由于“听”是及物动词，“你听着”和“你听我说”位于句首时后面常带宾语，当所带宾语为句子形式时，就为其演变为话语标记创造了相应的句法条件。再加之在口语中的使用频率高，出现了相应的停顿，就会使其在句中意义逐渐独立，进一步虚化为话语标记。

通过对“你听”类小句作话语标记进行共时比较，我们发现“你听听”与“你听”主要起到引起听话人注意的作用，“你听着”与“你听”主要表达说话人祈使命令的语气。“你听我说”结构已经逐渐固化，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新的话语标记“你听我跟你说”。而在对相关例句考察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你听着”与“你听我说”的虚化程度不如“你听”和“你

^④马庆株.“V来/去”与现代汉语动词的主观范畴[J].语文研究, 1997 (3), P19.

听听”，因为后者可以形成重叠式“你听你听”“你听听你听听”，而且二者的重叠式也可用作话语标记。

参考文献

- [1] 储泽祥, 王文格.现代汉语小句的判断标准[J].宁夏大学学报, 2009, (4) .
- [2] 董秀芳.词汇化与话语标记的形成[J].世界汉语教学, 2007, (1) .
- [3] 高莉, 文旭. “看”、“想”、“说”主观性标记功能差异的成因[J].外语学刊, 2014, (4) .
- [4] 李宗江.表达负面评价的语用标记“问题是”[J].中国语文, 2008, (5) .
- [5] 李宗江.关于话语标记来源研究的两点看法——从“我说”类话语标记的来源说起[J].世界汉语教学, 2010, (2) .
- [6] 刘丽艳.口语交际中的话语标记[D].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5, 4.
- [7] 刘娜.“你+感官动词”类话语标记语的功能及形成分析——以“看”“听”“瞧”“说”为例[D].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 4.
- [8] 马飞飞.汉语第二人称代词“你”类话语标记研究[D].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4, 3.
- [9] 马庆株.“V 来/去”与现代汉语动词的主观范畴[J].语文研究, 1997, (3) .
- [10] 沈家煊.移位还是移情——析“他是去年生的孩子”[J].中国语文, 2008, (5) .
- [11] 严川.“你 V”类话语标记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 1.
- [12] 张楠, 白云.略说“听类词”[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09, (2) .
- [13] Blakemore,D.1987.Semantic Constraints on Relevance.Oxford:Blackwells.
- [14] Brinton L J.1996.Pragmatic Markers in English.Berlin:Mouton de Gruyter.
- [15] Halliday, M.A.K.1994.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London: Edward Arnold.
- [16] Hyland, Ken.1998.Persuasion and Context:The Pragmatics of academic metadiscourse.Journal of Pragmatics 30.
- [17] Schiffrin, D.1987.Discourse marker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8] Traugott,E. & R.Dasher.2002.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 Wilson,D.&Sperber,D.1993.Linguistic form and relevance.Lingua 90.

The function and cause of the clause of "Ni Ting" group as discourse markers

Zhang Ping,Wu Qiya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Hunan Province, 410000)

Abstract: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Personal pronoun + Vgan" is a special category of discourse markers. Due to the semantic restriction of "Ting", it only can match with "Ni" to constitute the clause of "Ni Ting" group as discourse markers. We take "Ni Ting" "Ni Ting ting" "Ni Ting zhe" "Ni Ting wo shuo" as examples. It finds that clause of "Ni Ting" group as discourse markers have two pragmatic function of text organization an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Cognitive mechanism, language analogy mechanism,

lexicaliza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clause of "Ni Ting" group can grammaticalize to discourse markers.

Keywords:"Ni Ting";discourse marker;function;cause